

書 後

捷克淪亡爲歐洲及全世界劃時代的大轉變，舊的世界自一九三一年起至一九三九年三月十六日止，爲侵略者趾高氣揚，弱小民族被壓迫被蹂躪，民主國及和平主義者求瓦全而終於瓦解的時代，新時代爲歐洲大幻術家大投機家希特勒失敗之開始，一切侵略者失敗之開始，實際着手組織和平陣線之開始。捷克淪亡不啻『歐洲之第一課』。

當去年九月捷克問題極度緊張時，如貝奈士總統毅然出之於一戰，必可化險爲夷，捷克賴以保全，而歐戰必不至爆發。今年三月，如哈嘉總統對於斯拉伐克少數敗類之分離運動毅然採取戡亂手段，其形勢雖不若去年九月之順利而有絕對把握，我想捷克仍是可以保全的，至少摩拉維亞波希米亞必不至淪爲德國保護地，捷克國必不至成爲歷史上名詞。不料蒂蒂賣國於前，不旋踵而哈嘉誤國於後，賣國與誤國之罪是相等的。然而若無捷克叛徒及庸奴之賣國誤國行動，則歐洲還是停滯於舊的歐洲，新時代無由躍進，而侵略者仍不乏『渾水撈魚』之機會。

置是非功罪於不論，單說政治天才，世界羣雄中無有出希特勒之上者。然希氏天才第一，而修養不足是他一生最大的缺點。假使這次希特勒按照原定計劃，把捷克分裂爲三個獨立國，事實上都是德國傀儡，也許對暮氣沉沉的歐洲不會有過度刺激與過度反感，希特勒仍可隨時隨地續演『得心應手』的戲法。不料希氏得

意忘形，因哈嘉總統把肥肉喂到嘴裏，竟不惜違反國社黨之民族自決原則，將「非德國人」置於德國統治之下，這一舉證實希特勒不止於恢復國權威，實具有稱霸全世界的野心，不止於「德國人復歸德國」運動，而且進一步以征服各民族爲其職志。這一舉所加於全世界的打擊，斷非「重整軍備」「進兵萊因」「吞併奧國」可比，這是希特勒修養不足，無法控制自己的確證。

希特勒之抬頭及其恢復國權威政策之一帆風順，始終不離乎「利用時機」。舊時代的歐洲，各大國（尤其是英國）對德政策始終缺乏英斷，處於被動者地位，各小國依違於民主、侵略、兩陣線之間，造成希特勒「各個擊破」的機會。可是現在呢，希特勒整個暴露了黷武主義者的猙獰面目，把「非德國人」置於統治下，使閱世甚深富於忍耐性的張伯倫放棄其妥協外交，使美國孤立派爲之喋口變色，使聯德自重的意大利暗中叫苦，使民主國準備聯合起來對付德國，使向來親德及徬徨十字街頭的各小國準備加入反德陣線（目前雖未實現，至少有此趨勢）。希特勒自己堵塞了自己未來的機會，這次在捷克掠得的領土及資源不足以抵償其「造成孤立」的損失。

反德陣線的逐漸發展

歐洲之第一課，題曰「精神之復活」。記者於近代所謂「經濟第一」「軍事第一」各說之外，獨持「民族第一」之說，所謂民族第一主義不單是民族數量，尤以民族素質（精神）爲最扼要。過去的中華民族以量大而質不精，故外力侵入而受「血的洗禮」，但中華民族精神之復活還在號稱世界優秀民族的盎格魯撒

克遜、拉丁、諸族之前，這由於中國上課時期爲「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比英法早了一年零八個月的緣故。論物質之繁榮、機械之發達、軍備國防之充實、中國是英法諸國的小兄弟，論精神之復活，中國是她們的老大哥，此即「多難興邦」之謂。

世界上資源豐富的國家，一般人稱之爲「有的」國家，反之爲「無的」國家。英法法爲「有的」而日德意爲「無的」。然而「無的」國家的精神往往超越於「有的」國家之上，這與富家子弟多半荒嬉無度，貧寒子弟多半刻苦自勵是同一理由。推而言之，自上次大戰結束後，蘇德意爲埋頭苦幹之國，英法法爲持盈保泰之國。所謂世界三大民主國，其表面之繁榮不足喜，而精神之衰敗乃深爲可憂，其頭痛醫頭的外交政策，何能針對眼明手疾的蠻幹政策，老氣橫秋的張伯倫，何能應付血氣方剛的希特勒，民主勢力之日趨沒落者以此。

如以貧富爲比喻，英法是衣冠楚楚的富翁，德意是滿身臭汗的窮骨頭。富翁怕和窮漢打架，打败了固不算，打勝了亦只擦上一身臭汗，玷污了錦衣華服。但富翁越怕比武，窮人越鬧得有力，施小惠和陪笑臉都是絕對不中用的。假使富翁奮然練起太極拳來，窮漢究因營養不良，也許吃不起三拳兩足，不敢在太歲頭上動土。

歐洲之第一課，是叫富翁以拳頭對付拳頭，莫再以笑臉對付拳頭。這是說，英法到今天才當真死心塌地，拋棄兩國間「爾虞我詐」，拋棄「長俄防共」的心理，拋棄對德之屈膝低頭政策，而一致以德國爲當前之洪水猛獸。老實說，中國精神之復活由於高鄒之躍上講壇，英法等國精神之復活不能不深感希慕兩位大教

師之耳提面命。說得更明白點，英、美、法、中、蘇之大結合，世界反侵略陣線之大團結，以前「聞其聲而不見其人」者，現在已快要走到成熟的階段了。

過去英國有兩個假想敵，一是共產主義的蘇俄，一是黷武主義的德國。把兩個擺在天秤上，英政府所發現的是蘇俄重於德國。英國人向來不喜「御駕親征」，於是採取「以敵制敵」的策略，嚇使德國東進對蘇，西方則莫越雷池一步。自法蘇協定成立，德國固視為套頸之圈，英國亦未嘗不感覺其刺眼，（一不願法國在歐陸稱霸，二怕赤禍侵入西歐）。所以德國欲破壞法蘇協定，英國暗中願助一臂之力，而以解散德意軸心為其代價。

捷克為法蘇協定之核心。自去年九月捷克蘇台德區被宰割之後，法蘇協定無形中已失效用，英國統治層未嘗不於苦悶中感覺幾許鬆快。到今天，英國上了「第一課」之後，再把德蘇兩國放在天秤上比一比，才發現以前是眼花錯亂，「一國社會主義」的蘇俄不見得比囊括四海的德國來得可怕，同時聯想到如以英法對德意，不啻半斤對八兩，結果必走上「戰爭」途徑。英國人不肯放棄「以敵制敵」的策略，今後必以昔之助德攻蘇者轉而助蘇防德。同時再把遠鄰及老本家（美國）使勁拉過來。這是說，法蘇協定的精神有復活之可能，英、美、法、蘇大結合有實現之可能。

視德蘇為兩個假想敵的國家不僅大國如英國（連美國也在內），連小國如波蘭、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及斯干的那維亞半島、波羅的海沿岸國都是同一看法，今後也都隨在英國腳跟後轉變過來。德國憤呼蘇俄為「世界公敵」，然而德國真够蘇俄的「生死朋友」，把「世界公敵」的一頂大帽子從蘇俄頭上取下來套在自

己的頭上。這是說，蘇俄的和平外交路線，自前年比京九國會議畫虎不成及去年慕尼黑會議助紂爲虐以來，似乎走到盡頭，而現在因希特勒親授『歐洲之一課』，又入柳暗花明之村。

去年九月慕尼黑協定成立後，不止是蘇台德區併於德國，事實上整個捷克都在德國控制下，德國不啻闢了一道『東進』走廊，無形中與波蘭、羅馬尼亞接壤，而與蘇俄烏克蘭相距益近。假使德國不爲已甚，保全捷克國之虛名，其東進政策以緩進代替急進，以經濟侵略代替武力侵略，穩握多瑙河商業霸權，控制羅馬尼亞主要生產如石油、麥、木材、牛羊等，這是希特勒唯一應採的策略。這由於武力侵略如吃人的老虎，使人易於提防，經濟侵略則如迷人的狐狸精，使人死於不知不覺之中。所以這次希特勒對捷克行動，一般人說他得心應手，我看無異於畫蛇添足，係其好大喜功一念之所誤。

羅馬尼亞係一騎牆派，前王費迪南頗有親德傾向，因與英國有內戚關係才加入協約國。戰後羅馬國奪回比薩拉比亞，與蘇俄積不相能，前外長蒂特勒斯古爲巴爾幹半島著名親法外交家，自法蘇協定成立，國王下洛爾罷免其職，並縱容鐵衛團（暗中與國社黨勾結）橫行於國境之內。羅馬尼亞爲巴爾幹半島最大之國，原料最豐富之國，亦爲仇視蘇俄最甚之國，論關係與英國及南斯拉夫王室爲姻親，論地域爲多瑙河通海之口及德國進攻蘇俄烏克蘭必由之路，論經濟以德國爲其最大主顧。自法蘇協定成立，羅王不願再做法國『衛星』，幾乎投入德國之懷抱，德國前經濟部長沙赫特訪問羅京時，雙方如水乳之調融。然該國有一種『心病』，即與捷克同患『少數民族問題』的心病。羅馬戰後擴張領土，取特蘭西爾文尼亞於匈牙利，取布科維那於奧國，與捷克、南斯拉夫，同爲上次歐戰後之幸運兒，與捷克不僅同病相憐，且亦具有唇齒相依的關係。自去年捷克

問題發生，該國外交開始爲之轉變，一面解散鐵衛團另組復興陣線，（國王自爲領袖）一面派外長游說波蘭及南斯拉夫，結果波羅外交政策漸趨一致，南斯拉夫受羅王之慫恿，罷免親德派斯杜雅狄諾維支內閣。

自去年九月後，羅王下洛爾雖儼爲「東歐反德陣線」之領導者，仍缺乏勇氣與決心，對德國始終保持其若即若離的態度。這次捷克之國名不復存在，倘德國進一步侵略羅馬尼亞，下洛爾必不甘爲貝奈士第二或哈嘉第二，而羅國抗戰發動之後，蘇俄必不能容忍德國東進政策走到最後階段（如德軍侵入羅國，即與蘇俄之烏克蘭邦接壤），英法等國亦斷不能容忍豐富的石油和麥輸入德國的府庫。這由於德國併奧如獲石田，占領捷克亦只是差強人意，倘得羅馬尼亞，不啻老虎長出翅膀，那麼下次大戰的結果，民主國便無制勝之把握了。英法讀了『歐洲之第一課』已從昏迷狀態中醒覺過來，所以保衛羅馬尼亞爲英法蘇今天一致的口號。

擁有三千四百萬人口的波蘭，同樣以蘇德兩國爲其假想敵，同樣害着『少數民族』的心病。波蘭人口中有七百萬烏克蘭族，三百萬猶太族，希特勒想造成烏克蘭傀儡國，這一點波蘭與蘇俄同感同膚之痛。過去波蘭境內烏族要求自治的熱潮由於德國之所策動，波政府知之甚明。除開烏族爲波蘭第二大民族外，尚有住居走廊的日耳曼少數民族是德國元首插入波蘭心窩的一柄利劍，所以波蘭常想組織『歐洲第三集團』以解兩面受敵之危。自去年捷克問題發生，波蘭忽與蘇俄修好，德國大吃一驚，外長里本特洛甫曾往華沙一行，想把波蘭抓回德國。今年意外長齊亞諾訪問華沙時，波蘭民衆舉行反德示威運動，實具有『取瑟而歌』之意。波蘭久願與匈牙利接壤（意國贊助此舉而德國去年阻撓甚力），這次匈軍開入羅塞尼亞時（即捷克之喀爾巴

（阿烏克蘭省），波蘭一面引爲欣慰，一面對德國愈存戒心。

我們莫輕視波蘭，她已亡國三次，「當過亡國奴的誓不再當亡國奴」，她決不會產生許士尼格、貝奈士、哈嘉、昏庸誤國的一流人物。在李茲斯米格里將軍領導下，她有強大陸軍二十五萬，婦女亦應募入伍，近來訓練極勤，南方山地組成滑雪隊，並作坦克車山地戰之訓練，在波羅的海有高速率的驅逐艦（海軍力雖感薄弱，但海岸線極短），其空軍可直接威脅柏林。

無論德國怎樣花言巧語，波蘭人是聽不入耳的——老虎已現原形，裝狐狸精越裝越不像樣，德國在中歐的動作使其對波蘭「欲擒先縱」的一套本領拿不出來。波蘭外交政策原以親法爲其骨幹，但她以東歐決決大國自居，過去揭棄所謂「自主外交」，不願尾隨於法國之後，且欲造成「歐洲第三集團」的領導者的地位。由於這一念，德國乘虛而入，吃了德國的迷魂湯（一九三四年德波互不侵犯條約成立），波蘭由法國愛人幾乎變作德國情侶。到現在，波蘭無形中已同法國之懷抱，假使再拋棄防蘇觀念，波蘭可代替捷克地位，而爲法蘇協定的核心。

現在波蘭尚未放棄其組織「第三集團」的企圖。她盡量拉攏羅匈兩國（羅匈因領土問題時有爭執，這次波蘭提議把羅塞尼亞羅人住居地讓予羅國，藉謀羅國之諒解），想以波、羅、匈三國之結合奠定「歐洲第三集團」之始基，其中有一阻力，即波蘭與立陶宛有國界糾紛，（波蘭曾強占立陶宛之維爾那）歐洲領土的舊賬，人欠欠人是永遠算不清楚的。

其次，我們當注意德國「幫凶者」匈牙利的態度。這次德國對捷克的動作造成匈牙利收復失地之機，

(羅塞尼亞與斯拉伐克均爲匈牙利失地，現在只收復了羅塞尼亞)，將感激德國之不暇，似乎不至於『以怨報德』。但無意大利暗中爲匈牙利撐腰，德國肯把羅塞尼亞白白送給匈國嗎？所以匈國分得杯羹，應當感激的是意國而非德國。匈牙利國情是極端矛盾的，對德國半驚半愛，這是說，倘無德國之張口噬人，何有於匈牙利之趁火打劫？而德國之勢力愈伸張，則匈牙利之危機愈迫近。德國先後併吞奧國及捷克，匈牙利西北國境皆在德國利爪下，並且德國對各小國所採兩重政策（一以民族主義爲中心，致力於德人復歸德國的運動，一以國社主義爲中心，組織國社黨或扶助類似國社黨的組織。匈牙利境內含有這兩種毒素）在匈境內都有相當發展，匈牙利人並未睡在鼓裏。

匈牙利過去爲意奧匈多瑙河集團之一員，帶有濃烈之親意色彩。今後匈牙利外交動向必仍以意國爲指歸，倘德意軸心不瓦解，匈牙利自不能加入反德陣線內。且匈國與羅南兩國爲舊仇，雖有波蘭從中牽線，形勢上究不免扞格。但我們所能預見的，意國對於奧捷之淪亡，內心既深感苦悶，而匈牙利畏德防德之心理又與日俱增，匈國處於四面楚歌中（東南與羅馬尼亞、南斯拉夫爲鄰，西北均爲德國新領土），她在敵人中想找一個面目比較和善的，從這一點看，她有與波羅兩國接近之可能，其至低限度，斷不至再作德國急先鋒及其犧牲者。

此外，東南歐還有一個民族剷悍的南斯拉夫，亦有注意之價值。該國前內閣係一親德內閣，曾應允德國祕密警察在國境內少數日耳曼人住居區域作『文化宣傳』。去年十月，克虜伯廠在該國愛利克創設鍊鋼廠，每年可產鋼十八萬噸。該國所患『少數民族』的病尤遠在捷克及波蘭之上，自親德內閣改組，攝政保祿親王

已變更其頑梗不化之態度，與克羅地民族領袖馬快克作初步接洽（該族力爭自治權，王室拒不討論）。該國王與英羅皆有姻婭關係（南太后爲卜洛爾之妹，保祿親王與英國王弟康特公爵爲僚婿，且係牛津大學畢業生），英羅兩國對德政策頗足影響南國之對德政策。

總之，去年九月慕尼黑協定成立後，各小國無不慄慄危懼，自波羅的海至黑海，自斯干的拉維亞半島至巴爾幹半島，畏德防德反德之心理日益擴大。但她們介於蘇德兩大強之間，其畏蘇與畏德相等，不因畏德而與蘇俄相親相近，其無形中之聯合國策不外中立自保，實具有歐洲第三集團之雛形，誰先犯境，即視誰爲敵人。自本年三月捷克淪亡之後，英法蘇大結合將實現，她們也許漸漸消除了對蘇的戒心，恢復了對英法的信心，而爲包圍德國之一環。

英國轉變作風

我們特別提出英國，意思是過去歐洲所採包圍德國政策及集體安全制已由法國領導成熟（當中有許多辦法當然要修改），而英國出來把它弄得支離破碎，侵略者羽翼之長成，各大國分化及各小國之離心離德，都由於英國一念之所誤。現在英國已有覺悟，將由英國領導回到歐洲的舊路線上。

英國之覺悟也許開始於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遠東事變發生之初，其見之於行動者則開始於同年比京九國公約國會議，到去年九月慕尼黑會議時，英國已大徹大悟，但苦於一時回頭不得。一般人視慕尼黑協定爲民主國之慘敗，我以爲一方係希特勒眼前的勝利，一方係張伯倫遠大的勝利。何以見之，英國軍備落後，遲打

一天軍備即充實一步，張伯倫於屈辱外交後仍推行所謂綏靖政策，具有將錯就錯之妙用，一方藉以穩住德國，一方回頭來加緊整軍步驟，準備以拳頭對付拳頭。

這不是推論，有事實爲之證明：張伯倫原欲聯意制德，其就任首相之初，曾馳書慕沙里尼表示好意，慕沙里尼黑協定成立後，張伯倫對意相挽救歐洲危機之功稱許備至。不料意國突於一片頌揚聲中提出科西嘉、突尼斯要求，此時意國用意，極想借重和事老張伯倫先生出而斡旋，採取折衷辦法，張伯倫不僅毫不理會，並且堅決聲明英法不可分離的關係，慕沙里尼越弄越窘，幾乎下不了台，於張伯倫本年一月訪問羅馬時，狠想向之討論法意糾紛，此老竟一字不提，其訪問羅馬一事係於去年約定，在外交儀節上不能不遵守信約，此行僅以信約爲限，並非抱有綏靖歐洲之目的。

慕沙里尼黑協定成立的另一原因是英國騰出時間來整理外交陣容。張伯倫明知歐洲各小國（尤其是東南歐一帶）事齊事楚，其態度捉摸不定，倘去年因捷克問題與德作戰，民主國究有多少友人，絲毫把握不住。但德國之猙獰而目愈外露，則各小國防德畏德之心理愈堅決，與其以甘言誘致與國，不如犧牲捷克一國，造成包圍德國的自然趨勢。我以爲歐洲政治家天才，第一推希特勒，是剛柔並濟，是心靈手疾，第二當推張伯倫，是以柔克剛，是深謀遠慮。希特勒的妙訣是『見可必進知難必退』，『不戰而勝不勞而獲』，張伯倫的手腕是英國外交家傳統的手腕，即『不當正面，以待敵人之坐困』。而張伯倫之忍辱負重，則過於前輩多矣。

自慕沙里尼黑協定成立後，芬蘭、瑞典、波蘭、羅馬尼亞、南斯拉夫紛紛有反德防德之傾向，是長白倫屈辱

外交的收穫。還有另一收穫：德國東進如「拾芥」，則德意暗鬥因之愈烈。倘今後反侵略陣線組成，意國必不至與德國比肩作戰。慕沙里尼不是肯吃虧的朋友，現在已吃了希特勒的啞虧，豈肯一吃再吃而吃之不已？

本月十八日英內閣舉行會議，一向以親德馳名於國際的英外相哈力法克司忽有與蘇俄等國共組防德陣線之建議，自上次歐戰以來，英國外交從未有如此露骨的態度。不止如此，駐柏林大使漢德森被召回國，英德國交無形中斷絕，海外貿易大臣赫德森有莫斯科之行，假使在本月捷克未淪亡之前，報上發現這許多離奇消息，閱者必疑爲西游記、封神榜書上的材料。然而一點不離奇，英國既決心與德國爲敵，必於現成友人外再找一個强有力的友人，不找蘇俄找誰？以前是蘇俄伸手持握，英國紳士們待理不理；現在是英國把一隻手伸得長長的，只有西門爵士不願伸手。西門了不長進，新吾還是故吾，他忘記一切侵略者之打夥求財，是起因於九一八濺陽之一炮，是他老先生一手栽培的。

英國現代外交史，担任編纂者爲西門、賀爾、哈力法克司、任錫曼、漢德森、洛西安、倫敦得里、道孫、一流人物，主編者爲英格蘭銀行總裁諾曼，以金融巨頭爲背景，以泰晤士報爲宣傳工具，而首相及外相僅係奉命執行的事務官而已。諾曼等牢不可破的心理是蘇俄一日存在，則共產黨勢力必有侵入西歐之一日，英國金融巨頭及統治層地位必有蕩然解組之一日。同時他們牢守「光榮之孤立」的傳統觀念，深盼歐洲產生一個「討赤英雄」，直接挽救歐洲，間接即以維持他們在英國的特殊地位。

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取得德國政權，利用英國統治層仇蘇畏赤的心理，採取聯英政策，自己極力扮演「討赤英雄」一角。除郭培爾做吹鼓手之外，德國經濟部長兼中央銀行總裁沙赫特，與諾曼爲英德兩國外交政

策之最高指導者。沙赫特向諾曼暗示，「有德國國社黨在，不愁赤禍之侵入西歐，有鄙人在，不愁國社黨之加害英國」。諾曼把他當做志同道合的好夥計，沙赫特以此在德國炙手可熱。五年來英國採取「扶德抑法」政策，英格蘭貸款幫助德國整軍，都是現代歐洲金融巨頭操縱外交的奇跡。

雖然德國拿了英國的錢來威脅英國的安全，而英國依然不悟，爲的是「有沙赫特在」。不料沙赫特在德國漸漸失勢，開始來一個「四年經濟計劃獨裁者」戈林壓在他的頭頂上，隨後芬克取去經濟部長，最後中行總裁一席亦不能保。這位萬能博士共一九二三年挽救通貨膨脹的大功，左手拿着本國大資本家（德國資本家與國社黨之結合，沙氏從中牽線最力，而且資本家在政府統制政策下仍有厚利可圖，係德國政治經濟上之特點），右手拿着外國金融巨頭，雖以眼高於頂的希特勒，亦只好向之陪着笑臉。但希特勒「聯英」不是一直聯到底，「用」沙赫特亦不是一直用到底，今天說今天的話，明天另有一套說法。希特勒之擯棄沙赫特是聯英政策之轉變，這由於最近數年間德國軍費及國社黨國外宣傳費步步擴充，沙赫特以經濟家立場自不免加以阻撓，同時希特勒慣於以「戰爭姿態」進行其「不戰而勝」的策略，有沙赫特在，行動上多少受其約束。當希特勒需要「聯英」及用得着沙赫特時，國社黨報紙尙且把沙赫特罵得體無完膚，國社黨報紙是與政府一鼻孔出氣的，這是說，希特勒已向沙赫特陪笑臉，一面縱容旁人罵他，叫他莫把自己看得太重了。

由於沙赫特之失勢，英國金融巨頭才知道沙赫特不能指揮國社黨，國社黨口中之「討蘇防赤」亦只是聲東擊西的策略，所以他們掉轉頭來，和法國金融巨頭結合，共同扶植達賴第、龐萊、的勢力，這是英國外交轉變作風的動機。近有沙赫特東山再起之語，也許希特勒鑒於德國外交形勢之孤立，仍有藉重此公之必要，

然而英國統治者上了『第一課』之後，英國是醒獅不是瞌睡蟲，作風不轉變則已，既經轉變，便不能一變再變了。

歐洲戰事尙不致即發

這次捷克事件發生，雖以持重寡言的英國政治家，亦竟以聞所未聞的嚴詞譴責加之於志得意滿的德國元首，而攻擊德國最烈的便是以前德國最好的朋友張伯倫哈力法克司諸人。在英國領導下，除醞釀中之六國會議外，尙有四強聯合宣言在起草中。但同一時期，德國兼併米美爾區公然實現，立陶宛軍隊開始撤退，米美爾總督將政權移交於日耳曼人所主持之行政委員會，這證明希特勒趁民主陣線未組成，再將『既成事實』置於全世界人士之前。假使希特勒再進一步，趁民主陣線尙未組成之前，採取先發制人的手段，豈不可以掀起休目驚心的二次大戰？

但我們相信希特勒目前決無做拿破崙或德皇威廉第二的勇氣，他所扮演的一角是架子花面，不是真刀真鎗的武淨，從最近幾種姿態可以看得出來：第一，向羅塞尼亞疾進的德軍突然奉令撤退。第二，郭培爾控制下的德國報紙向來極醜詆民主國之能事，這次德國受人唾罵，除輕描淡寫之外，竟不敢惡聲相報。第三，希特勒前此於吞併奧國後返抵柏林時，德人歡迎之熱烈爲歷史罕有之舉，而這次從捷克凱旋時沒聽見轟雷般『敬謝元首』的聲浪。第四，希氏抵柏林後第一件事，命戈林匆匆赴羅馬一行，並囑意國駐柏林大使將密函帶交慕沙里尼，大概係怕『老盟兄』拆台的緣故。這裏證明希特勒由『不戰而勝』演進到『臨事而懼』。

關於米美爾問題，原係希氏本年預定計畫之一，倘德國收回米美爾而不攫取捷克，除蘇俄及波蘭感受威脅外，英法視為平淡無奇，因為這問題尚可假口於「民族自決」，尚可視為「星星之火」，與侵占波希米亞、摩拉維亞之純為侵略性質者不同。我以為希特勒馬不停蹄地把米美爾拿在手裏是「順帶公文一角」，倘此時不收回而待民主聯合陣線組成之後，將不易覓取機會，並且這件事也是立陶宛的「庸臣」們自己弄壞了的：德軍開入捷克後，立陶宛外長烏爾白希馬上跑到柏林來商談米美爾問題，德外長里本特洛甫馬上向之面遞最後通牒，限於四日內割讓米美爾區，立陶宛政府馬上接受。最近五年以來，立陶宛屢有堅決聲明，決不放棄米美爾區尺寸之地，何以這次敵軍尚未壓境，忽來這許多「馬上」？奧國滅亡由於許士尼甲之自投羅網（許氏親赴貝許特斯加登鎮），捷克滅亡亦由於哈嘉總統把肥肉送到老虎口（哈嘉赴柏林，希特勒以飛機轟炸捷克為恫嚇），兩次前車之鑒，立陶宛還要再來這一套，我真不解歐洲何以產生這許多「亡國大夫」！天下事往往是這樣，一切禍事都是自己怕出來的，你越怕禍事，禍事越找上門來，只有不怕禍才能免禍。

希特勒以猛虎下山的姿態攫取捷克，以順手牽羊的姿態收回米美爾區，德國人民一面感謝元首之豐功偉業，一面却就心德國再蹈一九一四年覆轍。希特勒手下有戰和兩派，主戰派為外長里本特洛甫，祕密政治警察長希姆萊，或者連國社黨外交政策之策動者羅森堡也在其內。郭培爾是個聽命令操場面的吹鼓手。主和派為戈林及陸海空軍將領等。嚴格地說，希特勒本人也並非主戰派，但一切恢復國權威的動作須表演「戰爭姿態」方能有效，這套頑意見只有自己肚子裏明白，說穿了一錢不值，雖其心腹股肱，事前亦不能洩漏半個字。希特勒每次表演這一套，陸海空將領即為之張皇失色，時時進言諫阻，希氏極感不快，常用上司口氣向

他們說，「軍人以服從爲天職，只可對軍事技術貢獻意見，對國策不許妄置一詞」。

希姆萊是百分之百的希特勒信徒，元首一切都是好的，元首每作「戰爭姿態」，他便從旁鼓吹戰爭之有利，其實他同樣睡在鼓裏。希特勒認爲主和派固屬庸人自擾，主戰派亦只是隔靴搔癢。里本特洛甫曾獻密計，「以突擊方式占領荷蘭，再向英法討價還價」，希特勒笑而不言，覺此子聰明有餘，而「未聞夫子之道也」。

主戰派意見，認爲各大民主國此時軍備尙欠充實，民主陣線尙未組成，係德國作戰千載一時之機，且軍備以國富爲前提，英法均爲富有者，戰事遲發一天，則英法擴軍程序進展甚速，此時不發動戰事，將來愈無發動機會。主和派以爲此時縱發動，德國亦絕無速戰速決的把握，德國軍備亦只是言過其實，況原料極感缺乏，經濟力不能持久，不戰則罷，一戰必敗無疑。

這兩說都是至理，而另一至理是：德國此時不敢戰亦不能戰，將來愈不敢戰愈不能戰。歐洲各國軍備熱是一件事，大戰發動之遲早是另一件事，愈擴軍愈足以暴露各國避戰畏戰之心理。

第二次大戰的預測不是一強與一強戰，不是一強與數強戰，乃數強與數強互決生死存亡的大規模戰爭。試推測雙方陣容，一方無疑地英法共同作戰，美蘇也許加入，惟加入之遲早有問題。（暫就強國論）另一方日德意是否爲一交戰團體呢？日本之任務爲進攻蘇俄，在中日戰爭未了之前，她決無雙管齊下的餘力。昨報載日皇親政及力謀與民主國避免磨擦消息，這當然是烟幕彈，但至少是日本不肯隨德國跳下火坑的間接表示。那麼德意攜手作戰，將一如英法不可分離的關係吧？但我們亦發現許多可疑之點：德意除中歐及巴爾幹

方面的暗鬥姑置不論外，所謂德意軸心係外交上共同作戰之謂，而非軍事上共同作戰之謂。意國向來不是任何國的『忠實同志』，上次大戰中背離同盟國，德國人至今不忘。當本年一月意法關係極度緊張時，德國流行一種傳單，力言德國與意國聯合作戰之無利。同時意國鑒於德國外交上樹敵既多，經濟上又無作戰之持久性，實利主義的慕沙里尼，不見得會有『以身殉友』的俠義行爲。

自上次歐戰結束後，意國參戰所得甚微，歐洲乃英法之天下，意國仍停留於二等強國及『無的』國家之階段內，所以她與立場不同的德國同爲修改和約派，慕沙里尼早年發起四強會議，意在拉入德國，以四強分贓代替兩強壟斷。但德意在個別發展國力的政策上發生嚴重衝突，所以她是挾德國以自重，想借此造成其一等強國地位，倘一旦失去這作用，或者因德國之蠻幹政策而有『引火上身』的危險，那麼意國既不願以英法下之二等強國自居，豈甘爲德國下之二等凶手？我們雖不迷信張伯倫拆散『德意軸心』的政策，至少認德意爲打夥求財之友，決非生死道義之交。

一九三四年德國將併吞奧國時，慕氏視奧國爲禁脔，不惜陳師鞠旅，那時意國與英法站在一條戰線上。（即所謂斯特萊薩陣線）後來意軍向東非進攻，英法高唱制裁論，只有德國置身事外，慕氏感覺孤掌難鳴，才回到『挾德自重』的路線上，演進而有所謂『德意軸心』。慕氏誠不失爲天才政治家，不過希特勒天才更高，自德意軸心成立以來，倒反而成全了希特勒『挾意自重』的政策，奧捷相繼淪亡，德意壤地相接（意國與德爲鄰，不啻芒刺在背），慕氏只能暗中叫苦。

慕氏每想發揮『挾德自重』的妙用，他的老把弟便每次用笑臉安慰他阻止他：『你莫性急，暫且瞞我的

一套。我的一套完了，再輪到你的一套。假使你我各來一套，那麼大戰弄假成真，不是我們的利益」。希特勒占了包打包唱的熱鬧場面，左來一套，右來一套，除西班牙一套係兩人合演之外，始終輪不到慕氏出演的機會。本年一月，慕氏忍不住提出科西嘉突尼斯吉波第等要求，德國不僅不吶喊助威，且有暗中阻撓之意，然而希特勒接二連三地表演「捷克」「米美爾」兩齣拿手好戲。

慕氏此時如與德國決裂，而投入英法之旗幟下，意國仍不能變更其二等強國的地位，不合算之外還得惹笑話。我上次說過，他懂得「德意合則兩利分則兩害」的道理，德意軸心一時似無瓦解之望。但意國外交政策已有修改之必要，今後或者與德國若即若離，向英法討價還價，漸漸走到比較中立的路線，以待漁人之利。自捷克最後一幕演出後，盛傳法意糾紛將以和平方式解決，法國駐意大使館法律顧問德拉威戴爾忽有巴黎之行，此人為慕氏密友，此行不無作用。尤有一點值得注意，意皇出席法西司職團議會時宣讀詔書，一方謂德意軸心為兩國生存攸關，一方稱許英意協定為持久睦誼，對法國輕描淡寫（謂於去年十二月十七日照會該國宣告廢止一九三五年法意協定，並就雙方暫行隔閡懸案加以說明），結論則謂「我國雖不信和平能永久存在，但須盡量維持」，這一切表明意國由幫凶者漸有變為旁觀者的傾向。此外，日本召開五相會議，重定外交政策，否認德意日軍事同盟之成立，亦非偶然的事。

一方反侵略陣線尚未組成，一方侵略陣線亦未有堅強結合，所以世界二次大戰在目前是不會實現的。不僅在目前。假使反侵略陣線巍然為世界和平之砥柱，也許三五年之內，戰禍仍可避免。一九三四年奧國問題緊張及南斯拉夫國王被刺時，歐戰曾有一觸即發之謠，我信口放一預言，至少五年內歐洲可保持苟安之局。